

# 人老了的覺悟

〔作者速寫〕胡槐興，民國二十年生，三十八年隨軍來臺，服役空軍，五十六年停役轉任公務員，八十五年限齡退休。

我今年八十四歲，身體硬朗，性喜旅遊。上月看到旅行廣告，東北長白山八日遊，團費不到三萬元。我一向喜愛北國風光。尤其想親眼看看在電視上見過的長白山天池和瀑布。

因此向旅行社要了一份行程表，但上面卻註明：「七十五歲以上老人，須有家人陪伴，始受理報名。」我才驚然驚覺，人老了，就不能享受一般人的待遇。因沒家人陪伴，最後只好自購機票，打起背包，自助旅遊。

夙願終於得償，我在長白山上看到神祕的天池、雄奇的瀑布。費用雖然多花了些，但也意外在鏡泊湖嚐到了清蒸湖魚，在吉林吃到土豆燉狗肉。可見，一個人要做什麼事，年齡不是問題；自信和決心才是關鍵。我也覺悟到：

人老了，半生戎馬，東奔西走，轉戰南北，經歷成功失敗，歡樂痛苦，盛衰榮辱。待脫下戎裝，解甲歸田，就要清心寡慾，澹泊明志，才能無憂無慮，是福。

人老了，不用上班，沒有老闆、上司，自己就是頭家。閒著時，常有時不我予之感，尤其兒女皆已年逾不惑，孫子也上了高中，人生確已了無牽掛。操勞了幾十年的軀體，就像一輛開了幾十年，將要報廢的老爺車，鍍金看似完好，引擎已無爬坡、越野的能力。常感腰痠背痛，夜尿頻頻，髮蒼蒼，視茫茫，齒牙搖晃。

雖說攝護腺肥大，白內障等毛病，是長壽的表徵，但也是生命的折磨。跑醫院看醫生，成了日常的要務。但病可治，老卻無藥。病或可暫減，而老必日增。這就是人老了的悲哀。

詩仙李白詩云：「生者為過客，死者為歸人」，誠不虛妄。雖不因此萬念俱灰，但已心如止水。年輕時，沒有當上高官；人老了，也已無能力做大事，凡事唯求淡然、釋然。

老來早知夕陽短，不用揚鞭自奮蹄，才開始感覺到，很多一些平常想做、愛做、未做的事，只要不違反公共秩序和妨害他人，自己又有能力做到的事，像坐青藏鐵路火車，到重慶搭遊輪暢遊長江三峽，到長白山看天池、瀑布，就要馬上馬上去。



作者於長白瀑布旅遊時的留影。（圖片提供／胡槐興）

知足常樂。人老了，飽經憂患，歷盡挫折，甚至曾絕處逢生。現在知道，孤獨寂寞、歡樂圓滿，都是人生必經路。不應再有少年的狂妄，青年的浪漫，對人和處事，都要轉為務實和沉潛。

人老了，早年揮霍無度，千金散盡復還來的豪情，也應該改掉。對金錢處理，不須錙銖必較，但要精打細算。收入大幅減少，需求也應相對降低。少輩多素日三餐，新舊衣裳少添置，酒會應酬少參加，常找知己聊聊天；遇事不鑽牛角尖，青年有青年的華麗，老年有老年的逸趣。能安貧樂道，人到無求品自高，則是更上乘的境界。

人老了，雖已胸無大志，但好奇心求知慾並未消失。空閒時到長青中心，參加書畫研習，不但可以怡情養性，還能交到同齡好友，調劑生活，充實新知。一個人逛圖書館、聽演講、看畫展，更能隨心所欲，盡享閒雲野鶴、雲淡風輕的閒情逸致。

人老了，不用上班，沒有老闆、上司，自己就是頭家。閒著時，常有時不我予之感，尤其兒女皆已年逾不惑，孫子也上了高中，人生確已了無牽掛。操勞了幾十年的軀體，就像一輛開了幾十年，將要報廢的老爺車，鍍金看似完好，引擎已無爬坡、越野的能力。常感腰痠背痛，夜尿頻頻，髮蒼蒼，視茫茫，齒牙搖晃。

雖說攝護腺肥大，白內障等毛病，是長壽的表徵，但也是生命的折磨。跑醫院看醫生，成了日常的要務。但病可治，老卻無藥。病或可暫減，而老必日增。這就是人老了的悲哀。

詩仙李白詩云：「生者為過客，死者為歸人」，誠不虛妄。雖不因此萬念俱灰，但已心如止水。年輕時，沒有當上高官；人老了，也已無能力做大事，凡事唯求淡然、釋然。

老來早知夕陽短，不用揚鞭自奮蹄，才開始感覺到，很多一些平常想做、愛做、未做的事，只要不違反公共秩序和妨害他人，自己又有能力做到的事，像坐青藏鐵路火車，到重慶搭遊輪暢遊長江三峽，到長白山看天池、瀑布，就要馬上馬上去。

# 香糖救回兩架飛機

〔作者速寫〕劉道涵，民國七十五年生，眷村第三代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畢業，現任職銀行界。

第一次聽到爺爺完整敘述他戰爭時的故事，是在一通從美國亞特蘭大打回桃園的越洋電話中。當時我在美國讀高中，英文老師讓我們自由發揮寫作，唯一的要求是，題目要跟戰爭有關，於是我打電話給爺爺。

從小在軍人家長大的我，第一個想到的戰爭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以及在同一個時空背景發生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。

雖然有了大方向，可是我卻毫無頭緒，包括文章該如何開頭，更別說內容要寫什麼了。正當我苦惱該從何處下筆時，父親建議我用簡單、明瞭的方式來描述一段當時的故事，而最好的題材來源，便是真正經歷過戰爭的爺爺。

歷過戰爭、離鄉背井的爺爺。搶修飛機回臺灣。

我挑了一個爺爺有空長談的時間，打了一通越洋電話回桃園眷村老家。從爺爺接起電話說：「喂，你好，我是劉善榮，了爺爺的傳奇故事。」

爺爺說的是他在南京的最後任務，當時爺爺是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的機械士，以修理飛機為主要工作，包含教練機、戰鬥機和運輸機等，因國共內戰逐漸白熱化，爺爺必須常常跟隨軍隊調往各地的前線機場。

話說民國三十六年，因東北與華北戰爭吃緊，爺爺隨部隊撤回南京大校機場，在徐蚌會戰失敗後，南京岌岌可危。民國三十七年底，已有許多官兵及眷屬到臺灣，但爺爺與十幾位同仁留在南京繼續搶修飛機。

機。爺爺說，當時共軍已佔有絕對優勢，徐州與南京的淪陷是遲早的事，但他與同仁只想著「多修一架，就多一架能飛往臺灣的飛機」，這就是當時空軍機械士最重要的任務。

雖然我已找不到小時記錄故事的原稿，但記憶中有一段很清楚。爺爺說當時資源缺乏，別說是反擊，到最後甚至連修飛機的零件都找不到，但還剩下的兩架飛機，油箱有彈孔的問題（無法裝油），當時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解決。

眼看著共軍即將佔領南京，爺爺與同仁突發奇想，想到用口香糖混合砂土來填這些彈孔，然後將飛機飛往高空，利用寒冷的空氣暫時將混合物凝固，就這樣解決了漏油的問題。最後，在大家通力合作下，終於將這兩架飛機順利搶修完成，並在民

國三十八年二月安全飛抵臺灣。多年後的今天，我還清楚記得爺爺回憶時的口氣，說實在話，當時我的英文尚無法有效運用，但最困難的地方不是將內容正確無誤的翻譯成英文，而是如何將爺爺敘述到精彩時刻的戰爭煙硝味、和那種真實動亂下才會有的故事氛圍保留下來。

我小學畢業後就去了美國，二十多歲後才回到臺灣工作，一直沒有機會告訴爺爺奶奶一件事，那就是在成長過程中，我最愛的英雄就是這兩位老人家，和他們一手建立、辛苦維持的十口之家。

對我來說，爺爺與奶奶的傳奇並不只是他們的故事而已，還包含了兩位長輩一生中所堅持的美德，包括顧家、負責、正直、尊重、愛國、堅毅、勤儉等。也許時代已經不同，但這些具有原則的人生信仰，是我永遠的治家格言和人生標竿。

對我國來說，爺爺與奶奶的傳奇並不只是他們的故事而已，還包含了兩位長輩一生中所堅持的美德，包括顧家、負責、正直、尊重、愛國、堅毅、勤儉等。也許時代已經不同，但這些具有原則的人生信仰，是我永遠的治家格言和人生標竿。

# 從軍磨砥 改變命運

〔作者速寫〕黃啟域，廣東潮州人，民國三十八年從軍，上尉輔導長退伍後，到國小任教至退休；著有《小市民理財》、《圓夢人生》等書。

以前潮州的居民生活於飢寒交迫之中，很多人無田可耕，也找不到工作賺錢，且戰亂、天災頻傳，大家到處奔波只為溫飽。十九歲那年，經保長抽籤，與我一歲的堂兄同時中籤，一起從軍接受考驗，因而得到了學習機會。



作者在預幹班當教育班長時，指揮練習刺槍。（圖片提供／黃啟域）

槍練習轉法及隊形變換等動作，我們每天都在緊張與忙碌中度過。體認跋涉的辛苦

不久，部隊被調到金門。當時古寧頭戰役剛結束不久，戰場清理也剛結束，有的民房中了砲彈，牆垣屋垮，有的屋頂被擊破一個大洞，戰爭的慘烈可想而知。島上沒有馬路，軍隊日常所需都靠人力。記得我們到達金門第二天，就派公差到料羅灣，抬煤炭當炊事燃料，抬一趙熱煤費三、四個小時，走到腳底都起水泡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部隊從基隆登船去舟山群島。我們走了幾個小時，以為到達目的地了，誰知還要走到另一個叫馬鞍山的小島，但沒橋，也沒有渡船，必須等退潮時，踩著深及大腿的爛泥巴走過去。

平常小島居民到大島購物都會準備一個很大的木桶，用繩子拖著滑過去，但人還是必須走在爛泥巴裡。我們很艱辛地走完那一段爛泥巴路，接著再走數十分鐘才到目的地。有人以「長途跋涉」形容路途艱辛，在走了這一段爛泥路，我才真正瞭解「跋涉」一詞的真義。

擔任文書 人生轉捩

我到預幹班受訓是第一期，結業回部隊時，團長親自宣布：「師部預幹班集訓，機槍二連黃啟域獲得前三名。」全團一千多人立即響起如雷掌聲。

不久後，我被調到預幹班擔任教育班長，集訓的對象是各部隊的現職班長，這些班長都比我年長十來歲，多具有實戰經驗，但是他們很多基本動作都不會，有些還不識字。

身為上等兵教育班長，我要教部隊所有的班長，感覺比自己當學生更辛苦，白天

〔作者速寫〕陳和興，屏東人，陸軍憲兵學校預士班一三四期中士退伍。

屏東縣獅子鄉的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內，有一座享譽中外的名山，稱為「帽子山」。

古時候在朝廷為官，帽子是重要的身分識別，從戴的帽子就可分辨官職大小。相傳，到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登帽子山，是加官晉爵的最快方式，沒有勾心鬥角，不需爾虞我詐，只要專注你的腳步，走在步道上，欣賞四週美麗的山景，偶爾還會有意想不到的小動物、小昆蟲跟你打招呼。

帽子山步道全長二六三〇公尺，海拔高度在一七五至六五〇公尺間，單程費時約九十分鐘，沿途原始森林茂密，林木景觀優美，步道設施部份採自然工法，就地取材。森林底層長滿麥門冬，串成綠色垂簾般披掛在步道兩旁，蝴蝶成群飛舞於碧綠山谷中。

隨著高度爬升，林相隨之改變，豐富的動植物，令人目不暇給，暫時忘了雙腳的疲累。在步道一五〇〇公尺處設有涼亭一座，可在此稍事休息，傾聽昆蟲、

# 優遊帽子山

涼亭一座，可在此稍事休息，傾聽昆蟲、教他們基本動作及戰技，要扶他們上單槓、跳木馬，晚上還要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教他們讀書、識字到很晚。

因連長有意調整當時的文書職務，由輔導長及其他軍官挑選六人，每人用毛筆在十行紙上寫文章，由輔導長及其他軍官共同評選；結果選上了我，從此我棄武從文。

擔任文書不必參加早晚集會點名，也不用分擔各種差勤及站崗，主要工作就是處理公文、繕寫報表。文書工作並不複雜，只要按時完成，時間彈性很大，因此我就利用時間練字、看書、寫日記。

小時候上學讀書的時間不多，能夠如此幸運，都因從小喜歡看書、寫字；感謝上蒼憐憫我這個苦命人，升任文書可說是我人生的轉捩點。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光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 傳：nichurchiang@ctcc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民權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

獲得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paper.va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